

# 回到空间本身

## ——论海德格尔的空间观念

张浩军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 北京 100872)

**摘要:** 在《存在与时间》中, 海德格尔认为, 世界的空间须由此在的空间性来说明, 而此在的空间性源出于此在的时间性。时间性被看作是本真操心的意义并为空间性奠基, 似乎空间、空间性不如时间、时间性那么“源始”。但海德格尔却同时又向我们指出, 说空间性基于时间性或时间性较空间性具有优先地位, 仅在对此在时间性结构的准备性分析工作中暂先有意义, 以后仍要将两者的关系明确“平等化”。在《存在与时间》之后, 空间问题逐渐从侧重于对此在日常生存论层面的空间性研究过渡到对空间存在本身的研究, 这种过渡自然使得空间与时间在作为领会存在意义的视域这一层面上“对等”起来, 在《时间与存在》中海德格尔甚至直接将这种视域称为“时间—空间”, 认为只有在这种源始的时间—空间的敞开状态中, 物与此在本身的存在、“本有”才能得以显现。

**关键词:** 海德格尔; 此在; 空间; 空间性; 时间; 时间性

**中图分类号:** B516.5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074(2008)02-0052-06

**作者简介:** 张浩军(1980-), 男, 甘肃武威人,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

### 一、“流俗的”空间解释

大体而言, 人类的空间经验无外乎有这样几种:

第一, 处所经验。在常识看来, 说某物存在, 一定意味着它在什么地方, 不存在于任何地方的物体是不存在的, 也就是说, 凡物存在, 必在某处, 必有一个位置, 有一个处所; 第二, 虚空经验。人们都经验到有“空”这种状态, 比如, 下课了, 学生都走光了, 教室里空无一人; 再比如, 酒喝光了, 酒瓶空了。第三, 广延经验。任何经验物体都有大小和形状之别, 有长宽高的不同, 都是一个三维立体之物, 都占据着一定数量的空间, 并且这种空间是可用几何学方法精确度量的。围绕这些空间经验, 在人类近代认识发展史上逐步形成了以下几种空间概念, 即: 实体论、

关系论、属性论和先验论的空间概念。<sup>①</sup>

#### (一) 实体论的空间概念

这种观点以牛顿为代表。牛顿承认了物体的客观实在性, 同时也假定了空间的客观实在性, 认为空间和物体一样是绝对实在的东西, 空间就像一只大空箱子, 把物体装到它里面去。即使物体都消失了, 绝对空间并不消失, 它作为背景、框架和容器仍然存在, 它是纯空间, 是永恒自在的实体。

#### (二) 关系论的空间概念

这种观点以莱布尼茨为代表。莱布尼茨反对

\* 收稿日期: 2007-12-23

<sup>①</sup> 参见吴国盛:《希腊空间概念的发展》, 四川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 第 1-3 页引言部分。

牛顿的绝对时空观, 否认时空是一种绝对、永恒的客观存在。认为空间是一种纯粹相对的东西, 代表着事物并存的秩序关系; 空间表象是从事物的秩序关系得来的经验表象, 但这种经验表象在感性直观中只是混乱和模糊的, 只有在理性思维中才能变得清晰起来。

### (三) 属性论的空间概念

这种观点以笛卡儿为代表。笛卡儿承认物质世界的客观存在, 认为物体的根本特性是广延性。因为, 如果我们把硬度、颜色、重量等性质从物体中排除掉, 物仍不失其存在。然而, 如果我们排除掉它的长、宽、高三向量亦即广延, 物就不存在了。既然物是占据空间的实体, 那么广延与空间则是同一的。因此, 具有长、宽、高三向量的广延不但构成物体的本质, 而且也构成空间的本质。

### (四) 先验论的空间概念

这种观点以康德为代表。在康德看来, 以上三种空间观念统统都是从物本身出发来理解空间, 而不是从现象出发来理解空间的。但问题恰恰在于, 空间不是物自体或物自体的某种属性, 而是主体自身先天就有的感性直观形式。空间是我们的认识得以可能并且是使认识的对象得以可能的先天条件。我们只能说“一切作为现象之物都在空间中”, 而不能说“一切事物都在空间中”。<sup>①</sup> 空间既具有经验的实在性, 又具有先验的观念性。经验的实在性是说, 凡是在经验中被给予的对象(即现象), 空间都对之有实实在在的客观作用和效力; 先验的观念性是说, 空间既不是客观存在的事物或其属性, 也不是对经验事物自身属性的抽象, 而纯粹是主体本身就有的先天直观形式。空间是实在的, 但这只是对经验现象而言, 因此又不是绝对实在的; 空间是主观的, 但并不像来自后天的感觉质料, 如颜色、声音、气味那样纯属主观偶然的、因人而异的, 而是来自先天的直观形式, 是对经验现象具有普遍必然的客观作用和效力的。

康德的空间观对于前此哲学史上的空间观念起到了巨大的破坏和颠覆作用, 对于变革人们的思维方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是在海德格尔看来, 其对于空间问题的探究, 依然未能触及事情本身。

海德格尔把上述这些传统哲学的空间观念称之为是“流俗的空间解释”, 认为这种解释一再地遗忘和遮蔽了作为现象实情的“源始而本真的空间”。空间的原始性问题仍旧被搁置在我们的思所茫然不知的地方。

## 二、此在与空间

海德格尔在其基础存在论范围内对空间问题的探讨所要着力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要用现象学的还原方法和解释学方法消解流俗的空间解释, 从物理学的、数学的空间观念中还原出源始而本真的空间观念。而要完成这项工作, 在他看来则首须从此在的空间性问题入手。

海德格尔认为, “在世界之中存在”是此在之有空间性的可能条件。因为, “此在本质上不是现成的存在, 它的空间性不可能意味着摆在‘世界空间’中的某一个地点上, 也不意味着在一个位置上上手存在”<sup>[1](P12)</sup>, 所以, 无论空间性以何种方式属于此在, 都只有根据此在存在的基本建构, 即“在世界之中存在”才是可能的。“在世界之中存在”不仅是此在之空间性的可能条件, 而且也是世内其他存在者之空间性的可能条件; 只有把此在的空间性问题解说清楚了, 非此在式的其它世内存在者的空间性问题才能得到合理的说明。

海德格尔在解释何谓“在世界之中存在”时, 首先对“在……之中”这一结构作了一番分析。在常识看来, “在……之中”这个用语称谓着一种存在者的存在方式——一个存在者在另一个存在者“之中”。比如说, 水在杯子“之中”, 衣服在柜子“之中”。“‘之中’意指两件在空间‘之中’广延着的存在者就其在这一空间之中的处所而相对具有的存在关系。”<sup>[1](P63)</sup> 但是, 在海德格尔看来, 在某个现成东西“之中”现成存在, 是世内非此在式存在者的存在方式, 这种所谓的“在之中”, 严格地来讲, 应该叫做“在之内”。“‘在之内’等于说一个广延物被另一个广延物所环围着并共同处于一个空间界限之内。”<sup>[1](P18)</sup> 在海德格尔看来, 此在必须同“在之内”这种存在方式划清界限。此在只能是“在之中”。“‘在之中’不意味着现成的东西在空间上‘一个在一个之中’; 就源始的意义而论, ‘之中’也根本不意味着上述方式的空间关系。‘之中’[in]源自 innan-, 居住, habitare, 逗留。”<sup>[1](P63)</sup> “在世界之中存在”也就意味着我居住于世界之中, 依寓之、逗留之。“在之中”不是此在时可有时无的属性, 而是此在的“天命”, 只要此在存在, 它就不得不“在世界之中存在”。世界只能是此在的世界, 离开了此在的存

<sup>①</sup> 参见杨祖陶、邓晓芒:《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指要》, 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第88页。

在,世界便不成其为世界。世界之为世界,首先在于它是此在生存出来的世界,是此在存在出来的世界。此在连同其世界一起到、一起在场。

由于此在的存在命定了是要“在世界之中存在”,要操劳着烦恼着与世内照面的存在者打交道,要与其他此在共同在此,因此,此在就不得不给自己一个位置,并且同时也给其他存在者、其他此在以位置,而这种给出位置就是一种空间化活动,就是在给予空间、设置空间、整理空间。因此,海德格尔认为,并非世界在空间之中,毋宁说,空间倒是在世界“之中”。无论空间性以何种方式属于此在,都只有根据这种“在之中”才是可能的。而在他看来,“‘在之中’的空间性显示出去远和定向的性质。”<sup>[1](P122)</sup>“去远和定向作为‘在之中’的组建因素规定着此在的空间性,使此在得以操劳寻视着存在在被揭示的世内空间之中。”<sup>[1](P128)</sup>海德格尔把去远规定为此在在世的一种存在方式。他说:“我们所领会的去远并非相去之远,更非距离这一类的东西。我们在一种积极的及物的含义下使用去远这个术语。它意指此在的一种存在建构。从这种建构着眼,移走某种东西以使它离开得远只是去远的一种特定的、实际的样式罢了。去远说的是使相去之距消失不见,也就是说,是去某物之远而使之近。此在本质上就是有所去远的,它作为它所是的存在者让向来存在着的存在物到近处来照面。去远揭示着相去之远。”<sup>[1](P122)</sup>

在海德格尔看来,若把相去之远近首要地乃至唯一地当作可测定的距离,这就掩盖了“在之中”的源始空间性。我们通常以为“最近的东西”根本不是“离我们距离最短的东西”,相反,却是离我们最远的东西,比如,眼镜从距离上说近得就“在鼻梁上”,然而对戴眼镜的人来说,这种用具在周围世界中比起我们看到的书,比起桌上的电脑要相去甚远。在空间距离上离我们最近的东西往往具有一种不触目的性质。决定着从周围世界首先上手的东西之远近的,不是距离而是寻视操劳。此在的空间性和它所领会的距离只能通过此在烦恼着与事物打交道中的活动来确定。此在的“把……带到近旁”并不是意味着把某种东西放到离我们身体最近的地方,而是说把一件东西放在上手事物的范围之内,也即是说使这件事物本身成为上手的;“把……带到近旁”也不是朝着我们的身体这个方向而言,而是朝着我们日常所烦恼、所操持的事物。

依照海德格尔,去除某物之远而把它带近前来

相遇照面,这同时也是一种定向活动。因为去远求近总已先行采取了向着一定场所的方向,被去远的东西就从这一方向而来接近,寻视烦恼活动就是制定着方向的去远活动。也就是说,去除某物之远,也是给某物定向,或说让某物定向。所谓定向就是向着……,对准……,指向……。给某物定向指的就是对准某物,指向某物,向着某物。去远要把某物带近前来相遇照面,显然必须对准该物,关注该物。存在物就是在这种对准、关注中来相遇的。比如,当我要发电子邮件的时候,电脑成为我的意向之物,主机、显示器、键盘、鼠标、桌子、手等存在物向我涌现出来。我坐在电脑“前面”,把手放在键盘“上”,用“左”手和“右”手打字……。在这个意义上说,去远必须具有定向的性质。“定向像去远一样,它们作为在世的在存在样式都是先行由操劳活动的寻视引导的。左和右这些固定的方向都源自这种定向活动。此在始终随身携带这些方向,一如其随身携带着它的去远。”<sup>[1](P126)</sup>。

然而,此在的定向活动并不是“主观”任意的,而是有“客观”根据的。这个根据就是“在世界之中存在”<sup>[1](P126-127)</sup>,也就是此在操劳烦恼于其中的关联整体。以关联整体为根据的去远活动从周围视界中获取具体的“角度”或方向去对准存在物,从而让存在物从这个方向或角度来相遇照面,也即把存在物从这个方向带近前来。存在物只有从特定的方面或角度才作为具体的存在物来相遇照面,而奠基在关联整体中的去远活动也总是从关联整体所先行揭示出来的周围视界中获取具体的方向和目标,并根据这种方向和目标把存在物带近前来相遇照面。

通过以上对去远和定向的析解,我们认为,此在是这样整理出空间的:借去远活动去除存在者之远而把它带近前来相遇照面,同时经由定向活动让存在者以某种由关联整体所规定的可能性方向来相遇照面。由于去远活动,此在才把存在者带近前来相遇照面,从而才能揭示出存在者与此在的相距状态,以及与其他同样来相遇照面的存在者的相距状态;同时由于定向活动,此在总是让存在者以某种特定的方向或角度来相遇照面,因而才显示出存在者的“那里”和此在自己的“这里”,此在和其他存在者的方位由此而得以确立。<sup>①</sup>

① 参见黄裕生:《时间与永恒——论海德格尔哲学中的时间问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45-146页。

### 三、空间与时间性

在海德格尔看来,此在特有的空间性奠基于时间性。因为,时间性是操心的存在意义,此在的机制和他去存在的方式在存在论上只有根据时间性才是可能的,所以空间性虽使世内空间成为可能,但其自身又来自时间性。此在的整理空间活动要从某种方向把存在者带近前来相遇照面,必须以“遗忘自身而有所期备的当前化”这种非本真时间性的到时为前提。只有当时间性以当前化这种时间性样式统一到时,此在才能让存在者进入因缘关联中作为某物来相遇照面。所以,“只有根据绽出视野的时间性,此在才可能闯入空间。世界不现成存在在空间中;空间却只有在一个世界中才得以揭示。恰恰是此在式空间性的绽出时间性使我们可以理解空间不依赖于时间”。<sup>[1](P48-49)]</sup>

依照海德格尔,此在之为空间性的,只因为它能作为操心而存在,而操心的意义是实际沉沦着的生存活动。生存有所行动地对实际周围世界上手的东西寻视操劳,让周围世界在场的东西来照面。沉沦于所操劳的上手事物与现成事物这一状况之首要条件就是当前化,这种当前化作为源始时间性的非本真到时样式,从根本上说,就是“让……存在”。这里的“让……存在”不是让存在者在无关联的可能性中作为什么也不是的自身来相遇,而是让存在者在关联中作为某种具体的什么出现。“但是当前化之所以能让存在者作为某种(可忧烦的、可做的、紧迫的、不可或缺的)什么出现,却必须以对存在者有所欲求、有所期备为前提。如果此在无所欲求、无所期备地存在着,也就是持守着死亡这种无关联而无化一切的可能性存在,那么此在也就不会让存在者进入某种关联中而作为特定具体的什么出现,而是让存在者作为什么也不是的自身来相遇。唯当此在有所期备、有所欲求而有所留心,视才为寻视,因而才有关联,存在者也只能作为关联中的某种什么出现。因此,当前化总包含着有所遗忘的期备。当此在的存在以当前化到时,也就是展现为让存在者作为某种什么出现,并据此筹划、展开自己的存在,那么这同时也就意味着它遗忘了自身而对存在者有所期备有所欲求。”<sup>[2](P110)]</sup>而存在者之能被期备、能被欲求,仅仅在于它们对此在而言具有合用的目的,是可资利用的某种用具。因其合用性,此在把它们带到手头来相遇照面,通过去远和定向活动而赋予其空间关系。在带近前来之

际,沉沦这一操心的本质结构昭示出来。在沉沦之际并从而也在奠基于“当前”的带近前来之际,有所期备的遗忘也随着当前而一同到时,由此就展示出沉沦的生存论时间性建制。

因此,海德格尔说:“时间性本质上沉沦着,于是失落在当前化之中。唯当上手事物在场,当前化才会与之相遇,所以它也总是遇到空间关系,结果空间性不仅寻视着从操劳所及的上手事物来领会自己,而且从诸种空间关系中获得线索来表述在一般领会中领会了的和可以加以解释的东西。”<sup>[1](P49)]</sup>

### 四、时间-空间

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认为,世界的空间须由此在的空间性来说明,而此在的空间性源于此在的时间性。时间性被看作是本真操心的意义并为空间性奠基,似乎空间、空间性不如时间、时间性那么“源始”。但海德格尔却同时又向我们指出:“时间性对此在空间性的奠基作用只应得简短地提示一下,只限于对今后讨论空时‘对偶’的存在论意义有必要的东西。”<sup>[3](P47)]</sup>言外之意,说空间性基于时间性或时间性较空间性具有优先地位,仅在此在时间性结构的准备性分析工作中暂先有意义,以后仍要将两者的关系明确“平等化”。海德格尔在《时间与存在》一文中也明确表示:“在《存在与时间》的第七十节中,我试图把此在的空间性归结为时间性,这种企图是站不住脚的。”<sup>[3](P68)]</sup>这就是说,若在源始意义上追问空间问题,则空间与时间对偶。那么,为什么本来对偶的东西被说成一个基于另一个呢?一种可能的解释在于,《存在与时间》中所讨论的空间性主要是在此在日常生存论层面上展开的,这种意义上的空间还不够源始,而是此在日常操劳消散于事的场所,在这种空间中,此在与物都不能获得本真的存在,而只是沉沦性质的存在,生存论空间的分析只是继续追问作为领会存在意义之视域的时间的准备性工作,而海德格尔提出时间性的真正意图,就是要通过透视作为绽出的时间性之三维整体结构,来揭示使存在之意义得以显现的源始时间视域,而作为视域的时间本身就具有场所、空间的意味。

在《存在与时间》之后,空间问题逐渐从侧重于对此在日常生存论层面的空间性研究过渡到对空间存在本身的研究,这种过渡自然使得空间与时间在作为领会存在意义的视域这一层面上“对等”起

来,在《时间与存在》中海德格尔甚至直接将这种视域称为时间—空间(Zeit-Raum)<sup>[3](P676)</sup>,认为只有在这种源始的时间—空间的敞开状态中,物与此在本身的存在、“本有”才能得以显现。

海德格尔把“将来、曾在和当前的相互达到的这种本己的统一性”称之为在场状态。在他看来,“根据这一在场就弄清楚了那些我们称之为时—空(Zeit-Raum)的东西。”<sup>[3](P676)</sup>时间随在场敞开,这一敞开必然带来空间。他说:“时空现在被命名为敞开,这一敞开是在将来、曾在和当前的相互达到中自行澄明的。这种敞开且只有这种敞开,把它的可能的扩张安置到为我们所熟知的空间中。这种澄明着的将来、曾在和当前的相互达到本身就是前空间的(vor-rumlich)。所以它能够安置空间,也就是说它给出空间。”<sup>[3](P676)</sup>

海德格尔把这种相互嬉戏着的绽出的达到称为本真时间的第四维,这里本真的时间第四维作为相互嬉戏的整体,丝毫不损害其中三个维度各自的真实性,反而强调的是三个维度作为整体的共属一体性。海德格尔称之为三个维度的相互去远着的切近。这种更加源始的时间视域方面所规定的去远与《存在与时间》中此在生存论意义上的去远概念有着内在的关联,这里着眼于时间性绽出结构所规定的时—空结构本身的动态嬉戏关联结构整体,而《存在与时间》中则强调此在日常在世中不完整的空间性生存。时间性所规定的此在本真地作为“此”之空敞本身就是时—空视域的展开,这种敞开使得此在之日常烦忙在世得以可能,在世存在的空间性由定向、去远性质所规定,由此也可看出空间与时间、空间性与时间性的共属一体的性质。

## 五、物与空间

在《时间与存在》的结尾处,海德格尔说道:“既然时间和存在只能作为本有的赠礼而从本有中加以思索,空间与本有的关系也就必定相应地来加以思索。当然,要想成功地做到这一点,我们首先得从已经充分思过的位置的本性中洞察空间的来源。”<sup>[3](P685-686)</sup>

综观海德格尔前后期思想中关于空间概念的论述,我们可以发现,位置这个概念的确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不管是在《存在与时间》(1927年)中,还是在《物》(1950年)、《筑·居·思》(1951年)和《艺术与空间》(1969年)中,位置和空间之关系问

题都得到了十分丰富的表达。在前期海德格尔那里,位置、场所是比通常“表象的”或“物理的”空间更源始的生存现象。后期海德格尔基本上继承了前期的这种思想,只不过摆脱了“此在的空间性”这种带有“主观主义”之嫌的视域,而直截了当地从位置—物来思考空间的本质。海德格尔不再认为物(前期称为用具)与位置是分离存在的,而就认为它们是共属一体的。物并非以占据某一位置的方式存在,而是从物本身而来就首先产生了一个位置。物本身就是诸位置,它们提供出诸空间。诸位置开启一个地带,为物之居留提供一种开放着的庇护,为人之安家和栖居带来自由和敞开之境。他说:“空间(Raum),即Rum,意味着为定居和宿营而空出的场地。”<sup>[3](P1197)</sup>“我们日常所穿越的空间是由位置所设置的;其本质植根于建筑物这种物中。如果我们注意到位置和诸空间、诸空间和空间之间的这种联系,我们就获得了一个根据,借以思考人和空间的关系。”<sup>[3](P1199)</sup>所谓“人与空间的关系”,不是说有人,此外还有空间,仿佛人与空间处于某种对立或对应关系,实际上,空间既不是一个外在的对象,也不是一种内在的体验。空间从来不在人之外或人之内,人之生存从来就是“有”空间的。只是因为人之栖居,因为终有一死者在物那里的逗留,空间才敞显出来、开放出来。所以海德格尔说:“人与位置的关联,以及通过位置与诸空间的关联,源始地归属于人之栖居。人与空间的关系无非是从根本上得到思考的栖居。”<sup>[3](P1200)</sup>

栖居乃是终有一死的人在大地上的存在的方式。栖居,即带来和平,意味着始终处于自由之中,这种自由把一切保护在其本质之中。栖居的基本特征就是这种保护。终有一死之人在拯救大地、接受天空、期待诸神和护送终有一死者的过程中,通过保护四重整体而栖居,通过栖居而在四重整体中存在。作为保护的栖居把四重整体保藏在终有一死者所依而逗留的东西,即物中。栖居的保护就是使某物自由,这种积极的事件就是栖居地筑造,筑造是让物存在的生产。在天地神人的相互嬉戏中,在共属一体的游戏空间中,物与终有一死者各居其位置。在这种互相让……自由的场地中,物各成其所是,终有一死者亦成其本身。

在后期海德格尔那里,与其说空间的来源及其意义问题须通过对位置的本性的探讨来澄明,倒不如说,只有充分考察了物的本性,空间存在及其意义问题才能得到合理的解说。实际上,海德格尔对

空间存在的意义问题的探讨,是与其对“物”的理解有着密切关联的。可以说,只有正确地理解了物,我们才能正确地理解人,才能正确地理解人与空间的关系。在海德格尔看来,人与物的源初关系首先是存在论的,然后才是认识论的,人只有存在于物中,才谈得上认识物。物原初地就和人之生存境域靡靡相切。但近代哲学主客体关系的设立使物丧失了自身存在,成了人认识、改造和利用的对象,导致大地无语,天空黯淡,诸神隐匿,众人沉沦在世。就在对“物”的种种解释中,“物”之物性被严重遮蔽了。海德格尔说:“物之物性因素既不在于它是被表象的对象,根本上也不能从对象之对象性的角度来加以规定。”<sup>[3](P1167)</sup> 在海德格尔看来,物乃是聚集,是敞先着又隐匿着的聚集本身。“物物化(Das Ding ding)。物化聚集(Das Dingen versammelt)。居有四重整体之际,物化聚集四重整体入于一个当下栖留的东西,即入于此一物彼一物。”<sup>[3](P1174)</sup> 若终有一死者领会了物乃是天地神人四重整体逗留着的聚集,则唤起了另一种生存的可能——自由存在。在这里,“自由”绝非仅仅是人的先天规定,亦非人的主观欲求,“自由”作为“纯粹聚集”乃是“存

在本身的运作”,是天地神人四方之纯一性的居有着的映射游戏。在此自由之境,纯粹的空间和绽出的时间以及一切在时空中的在场者和不在场者才具有了聚集一切和庇护一切的位置。海德格尔说:“对于物的泰然任之与对于神秘的虚怀敞开是共属一体的。它们允诺给我们以一种可能性,让我们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逗留于世界上。它们允诺我们一个全新的基础和根基,让我们能够赖以在技术世界范围内——并且不受技术世界的危害——立身和持存。”<sup>[3](P1240)</sup> 如果对于物的泰然任之和对于神秘的虚怀敞开在我们身上苏醒,我们就会走上一条道路,这条道路就是寻求“诗意的栖居”的道路。

#### 参考文献:

- [1] [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
- [2] 黄裕生.时间与永恒——论海德格尔哲学中的时间问题[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 [3] [德]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M].孙周兴选编.上海:三联书店,1996.

(责任编辑:彭介忠)

## Returning to Space Itself

—— On Heidegger's View of Space

ZHANG Hao-jun

(School of Philosoph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In *Being and Time*, Heidegger holds that the space of the world must be explicated by the space of Dasein, and the space of Dasein originates from the temporality of Dasein. Temporality was considered as the sense of authentic care and a foundation of spatiality, and space and spatiality are less “original” than time and temporality. However, Heidegger, at the same time, also regards that to say temporality lays a foundation for spatiality or to say temporality is prior to spatiality is temporarily valid only in the preparatory analysis of Dasein's structure of temporality, afterward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ime and space will be equalized expressly. In *Time and Being*, Heidegger finished this task. He called the horizon, in which the sense of being was understood, with the name “time-space”, considering that only in the disclosed state of the original time-space, can the being of things, Dasein and “Ereignis” make their appearance.

**Key words:** Heidegger; Dasein; space; spatiality; time; temporality